

# 红顶商人

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

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，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。  
经商的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；从政的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。

## 胡雪岩

长篇小说

高阳 著

5

隐患埋于巅峰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读客®

I247  
8142-E



NUAA2013083733

I247  
8142-E1

# 红顶商人

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

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，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。  
经商的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；从政的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。

## 胡雪岩

高阳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5

隐患埋于巅峰



2013083733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红顶商人胡雪岩 . 5 / 高阳著 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 9

(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)

ISBN 978-7-5399-5596-4

I . ①红… II . ①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3842 号

---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( 原著作名《灯火楼台 ( 上 ) 》 )

书 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. 5

著 者 高 阳

责任编辑 姚 丽 丁小卉

特约编辑 张福建 王丹丹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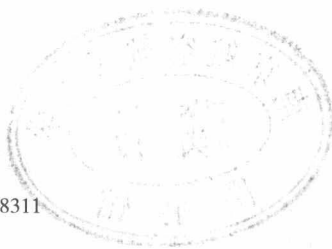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21

字 数 325 千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596-4

定 价 32.00 元

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801308373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进京结交众权贵，

### 胡雪岩帮左宗棠借洋款 /3

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，便是他此行的任务——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。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，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，“帘眷”是否仍如以前之隆，与两王——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，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，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，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事不必谈。

## 第二章 胡雪岩算盘落空，

### 商场劲敌盛宣怀逆势崛起 /28

获知了这些内幕，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。数年以来，他虽看出盛宣怀机诈百出，不是个好惹的人，但总觉得此人还不成气候，无需过虑，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。“将来上海、天津的电报一通，盛杏荪在管这件事，消息比我们灵通，已经占先一着。”胡雪岩对汪惟贤说，“这还在其次，更要防他在电报上动手脚，弄些伪消息、伪行情过来，一相信了它，岂不大上其当。这一点，你要格外当心。”

## 第三章 为保护民族手工业，

### 胡雪岩对抗新式缫丝厂 /67

“小爷叔，如今不是天朝大国的日子了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再狠也不能不看看潮流。机器缫丝，不断不毛，雪白发亮，跟发黄的土丝摆在一起看，真像大小姐跟烧火丫头站在一起，不能比了。这是没法子的事，当年英国发明蒸汽机，还不是多少人反对，可是到后来呢？”

“你说的道理不错，不过乡下那许多丝户，手里没有‘生活’做，叫他们吃什么？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尽我的心，能保护住他一天，我尽一天的心。真的潮流冲得他们立脚不住，我良心上也过得去了。”

## 第四章 步入圈套，

### 胡雪岩的典当生意隐患重重 /93

唐子韶的“美人计”，元宝街的下人很快地都知道了，不过胡老太太治家极严，将“来说是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”这句俗语，奉为金科玉律，所以没有人敢到十二楼去说这个秘密。但近处未传，远处却传到了，古应春以抑郁的语气，将这件事告诉了七姑奶奶，而七姑奶奶不信。“小爷叔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为了女人会把生意上商量好的事，推翻不算，小爷叔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场面，老早败下来了。”“我懒得跟你争。好在他就要来接左大人了，你不妨当面问问他。”

## 第五章 胡雪岩事业的贤内助

### ——螺蛳太太 /118

不过，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，胡家的年景，依旧花团锦簇，繁华热闹。其中最忙的要数“螺蛳太太”——这个称呼，由来已久，她本姓罗，行四，未嫁以前，是个极能干的小家碧玉，认识她的人，不管老少，都叫她“罗四姐”，算是个尊称。这罗四姐慧眼识英雄，在胡雪岩潦倒的时候，接济过他。可惜胡雪岩已经娶了妻子，彼此虽都有爱慕之意，却无从结合。不久，长毛作乱，纷纷逃乱，音信不通，一别九年，方始重逢。

## 第六章 胡雪岩宴请四方，

### 荣华背后危机四伏 /196

因为如此，螺蛳太太的心境虽然跟胡雪岩一样，不同往年，还是强打精神，扮出笑脸，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年。接着便又要为胡老太太的生日，大忙特忙了。生日在三月初八，“洁治桃觞，恭请光临”的请帖，却在年前就发出去了。到得二月中旬，京中及各省送礼的专差，络绎来到杭州，胡府上派有专人接待。送的礼都是物轻意重，因为胡雪岩既有“财神”之号，送任何贵重之物，都等于“白搭”，唯有具官衔的联幛寿序，才是可使寿堂生色的。

## 第七章 帮左宗棠购置军火， 胡雪岩商场树敌 /229

王伯炎一听这话，大为光火，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地，最后吐出一句话来：“原来是个圈套！”当下弄得不欢而散，王伯炎愤愤不平，再一打听，还有气人的事，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，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，虽然胡雪岩表示，不愿不劳而获，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。买军火两成回扣，是最起码的行情，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，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。

## 第八章 身陷政治斗争， 胡雪岩遭李鸿章暗中算计 /291

因此，无论看眼前，算将来，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。这得从翦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。李鸿章手下的谋士，都有这样一种见解，且认为第一个目标，应该是胡雪岩。于是上海道邵友濂，便与盛宣怀等人，秘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，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，造成胡雪岩的困窘。

## 第九章 市面巨变， 胡雪岩钱庄资金周转无力 /306

原来古应春口中的“老宓”，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。“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！岂有此理！”胡雪岩非常生气，但转念一想，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，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。这一转念间，惊出一身汗，定一定神说道：“应春，你晓得的，这几年，阜康的事，我都交给老宓，难得问一问，照现在看，阜康的银根好像比哪一家都紧，你倒同我说一说，到底是怎么个情形？”

## 前记

同光年间有“财神”之号的胡光墉，与王有龄、左宗棠遇合之奇，为拙作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前四部的主要题材。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的后两部，写胡雪岩的结局。

胡雪岩事业的颠峰，亦正是左宗棠“西征”收功，新疆底定，晋封二等侯，一生勋业的颠峰，时在光绪四年春天。

饮水思源，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持之功，左宗棠的“西征”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。因此，这年四月十四日，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，联衔出奏，请“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”，历举他的功劳，计九款之多。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，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，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，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，得以大起门楼，浙江巡抚到胡家，亦须在大门外下轿，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。

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。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“胡庆余堂”，规模宏大，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，历年西征将士日常所需的“诸葛行军散”、“辟瘟丹”、“神曲”、“六神丸”之类的成药，治跌打损伤的膏药、金创药，以及军中所用药材，都由胡雪岩捐解。

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，在上海设立采运局，转运输将毫无延误。再次是经手购买外洋火器，物美价廉。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，随时采

购，运至军前，左宗棠认为“新疆速定，虽曰兵精，亦由器利”。

最后一项最重要，即是为左宗棠筹饷，除了借洋债及商债，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之外，各省的“协饷”，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。协饷未到，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，多由胡雪岩代垫。湘军、淮军多曾出现过索饷哗变事件，只有西征将士从不“闹饷”。

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，左宗棠认为“实与前敌将领无殊”，事先曾问过胡雪岩，打算得个什么奖励？回答是“想弄件黄马褂穿”，所以奏折中请予“破格优奖，赏穿黄马褂”，奉旨准如所请。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，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，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。乾隆年间的盐商，有戴红顶子的，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，只有一个胡雪岩。

光绪六年十一月，左宗棠奉旨入觐，“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”及陕甘总督的差缺，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。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，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，派为军机大臣，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当他从甘肃启程时，曾专函胡雪岩，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，可是——



# 进京结交众权贵，胡雪岩帮左宗棠借洋款



### 出将入相

光绪七年三月初七，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。同行的有两个洋人，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，泰来洋行的经理，德国人福克；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。

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，天津海口尚未解冻，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，浩浩荡荡十几辆车，一进右安门，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钱庄。为了接待东家，“大伙”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，车队一到，胡雪岩与他的客人，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，被接入客厅，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，倒洗脸水倒茶，忙个不停。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，一面伺候，一面问讯旅况。

乱过一阵，坐定下来，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，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，同时悄声说道：“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。”

“现在哪里有工夫？”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。

保福不做声，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，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——由南到北，通都大邑中，有阜康钱庄，就有胡雪岩的一处“行馆”，大多有女主人，住在阜康后街的张姨娘，不甚得宠，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。

“大先生，”汪惟贤来请示，“是用中菜，还是大菜？”紧接着又

表功，“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，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，都预备好了。”

所谓“文大人”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，他是正蓝旗的满州人，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。清兵入关，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，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，是有名的肥缺，文煜一干十年，宦囊极丰，有上百万的款子，存在阜康。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在福州的旧识，交情甚厚，所以不嫌冒昧，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，会做大菜——西餐的厨子，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。

既然预备好了，自然是吃大菜。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，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份，按西洋规矩，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，不便交谈。直到饭罢，两洋客由阜康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，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。

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，便是他此行的任务——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。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，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，“帘眷”是否仍如以前之隆，与两王——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，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，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，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事不必谈。

“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。”汪惟贤也是杭州人，跟东家打乡谈，“待不长”称之为“顿不长”，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。

“为啥顿不长？”

“还不是他的‘沃不烂、煮不熟’的老脾气又发作了。”

“沃不烂、煮不熟”也是杭州的俚语，有刚愎自用之意。接着，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“海防”一事，来支持他的看法。

原来新疆回乱一起，俄国以保侨为名，出兵占领了伊犁，扬言暂时接管，回乱一平，即当交还中国，及至左宗棠西征，先后克复乌鲁木齐、吐鲁番等重镇，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，开始议及归复伊犁，要求俄国实践诺言，而俄国推三阻四，久假不归的本意，逐渐暴露。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，相持不下，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，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，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，又赏内大臣衔，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，许他便宜行事。

这年腊月，崇厚取道法德两国，抵达俄京圣彼得堡，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。谈了半年才定议，而且崇厚以“便宜行事”

的“全权大臣”资格，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，签订了《中俄返还伊犁条约》，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与俄；增开通商口岸多处；许俄人通商西安、汉中、汉口，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。

消息传回国内，舆论大哗，痛责崇厚丧权辱国。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，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，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，他是朝中足以与“北派”领袖李鸿藻抗衡的“南派”领袖，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。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，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，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，已根深蒂固，难以摇撼。在议约的半年中，崇厚随时函商，获得沈、李二人的同意，才敢放心签约，而且未经请旨，即启程回国，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。

沈桂芬、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。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，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，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，长此以往，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，用心可说是委屈求全。

李鸿章就不同了，多少是有私心的，第一，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，一旦开战，俄国出动海军，必攻天津，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，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；其次，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，自非李鸿章所乐见，伊犁事件一结束，左宗棠班师还朝，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。

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，两宫震怒，士林痛诋，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，亦觉得过于委屈，有改议的必要。

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，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，开缺交部严加议处。所议的俄约，交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妥议具奏。这就是明朝的所谓“廷议”。

廷议的结果，崇厚所签的条约，无一可许，两宫因而召开“御前会议”，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，加以“翰林四谏”中的宝连与黄体芳，上奏力攻崇厚，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，这一来，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，交刑部议罪，虽非银铛入狱，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“火房”中，这度日如年的况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此举是抵触《万国公法》的，各国公使，群起抗议，但朝廷不为所动，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，谋求改约；一面将崇厚定了“斩监”的罪名。不过，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，备战以外，由李鸿章策动英、法、德三国公使，出面调停，

免了崇厚的死刑，但仍监禁，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，由伦敦动身赴俄。

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，运用他对《万国公法》的知识，出使的经验及关系，促请英、法驻俄公使的协助，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，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，伊犁收回，嘉峪通商，不明定可通至某处，松花江通航取消，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，共为九百万。

当中俄关系紧张时，李鸿章提出“海防论”的主张，与左宗棠的“陆防论”针锋相对。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，先议俄约，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，超过朝野的期望，左宗棠亦表示满意，无甚争执，后议李鸿章“海防”的计划，他的话就多了，由海防谈到陆防，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，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，滔滔不绝，目无余子，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，“礼绝百僚”的恭王，默坐一两个时辰，连句话都插不上。

“大先生你想，”汪惟贤说，“不要说恭王，哪个都吃不消他。恭王忍了又忍，忍到后来，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，不议了。”

“不议了？”胡雪岩诧异，“李合肥的海防，规模大得很呢！要开办北洋舰队、电报局，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，哪里就说说算数，不议了？”

“喏，”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，“毛病就出在这里，不议不可以，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。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。”

一听这话，胡雪岩心冷了一半。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，将来要借洋债，必然由他来主持，财源滚滚不绝。如今看样子怕又要外放，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。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，此事颇为不妙，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。

“醇王待他是好的。大先生晓得的，醇王是好武的一伙，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，拿他当个英雄看，所谓惺惺相惜，常常有往来，走得很近的。醇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！”

“你说啥？”胡雪岩问道，“醇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听哪个说的？”

这话有不相信的意味，而且看得出来，胡雪岩很重视这件事，汪惟

贤倒有些猜不透，只好据实作答。

“我是听小军机徐老爷说的。”汪惟贤又说，“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，二月初醇亲王就请他吃饭，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，二月十几又请，当面约他看操，左大人答应了，一定去，不过日子没有定。大先生这一来，大概要定日子了。”

胡雪岩越发不解，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，先想了一下，何以醇亲王请左宗棠看操，先不能定日子，等他一来，才可以定日子呢？

想通了才问：“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，徐老爷？”

“不是他还有哪个？”

胡雪岩心想，“小军机徐老爷”——军机章京徐用仪，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，左宗棠应酬京官，一直都托他经手，他要谈到左宗棠，话都是靠得住的。

继而转念，一客不烦二主，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？于是立刻关照杨师爷写了个帖子，请徐用仪“小酌”，特别注明“盼即命驾，俾聆教益”，另外捡了四样杭州的名物，两只方裕和的火腿，十把舒莲记的檀香扇，四坛景阳观的酱菜，还有胡庆余堂的“本作货”辟瘟丹、虎骨木瓜烧之类，装了一网篮，伴着请帖，一起送到徐府。

日落时分，徐用仪来了，还是穿了官服来的，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，胡雪岩的顶戴是珊瑚顶子，官阶差着一大截，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。

“大人几时到京的？”徐用仪见了胡雪岩，急趋踱步，一面说话，一面捞起袍褂下摆，打算要请安了。

徐用仪字筱云，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，称他“筱翁”，这时急忙双手扶住，带着埋怨的语气说：“筱翁，筱翁，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。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。”

徐用仪的跟班，早就挟着衣包在上等候，听得这话，便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。宝蓝绸夹袍，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——这是军机章京习惯成自然而专用的服饰，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的。

相互作了揖，上炕落坐，徐用仪改了称呼：“胡大先生是哪天到的？”

“刚到。我的第一位客，就是筱翁。”

徐用仪有些受宠若惊似的，抱着拳文绉绉地说：“辱承不弃，又蒙

宠赐多珍，真是既感且愧。”

“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何足道哉！”胡雪岩问，“筱翁跟左大人常见？”

“天天见面的，该我的班，一天要见两回，早晨在军机处，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。”

“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。不过……”徐用仪微蹙着眉说，“好得有点过头了，反倒不大好。”

“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？”

“话不但多，中气还足。他在北屋高谈阔论，我们在南屋的人都听得到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暂且丢开左宗棠，“筱翁，”他说，“我在京里，两眼漆黑，全要靠你照应。”

徐用仪知道这是客气话，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，双眼雪亮，当下答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，不必客气，敬请吩咐。”

“太言重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是真心要拜托筱翁，想请筱翁开个单子，哪里要应酬，哪里要自己去，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？都请筱翁指点。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这张单子要请筱翁此刻就开。”

这是委以重任了。徐用仪自然照办，想了一下说：“第一是同乡高官，尤其是言路上的几位，要多送一点。”

“是的。请筱翁指示好了。说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
浅交而如此信任，徐用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，“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，”他问，“这趟进京，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，想打听打听洋法缣丝，京里是怎么个宗旨？”

“这容易，我就知道，回头细谈。”徐用仪接着又说，“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，总理衙门的章京、户部的司官，不能不应酬。我开个单子出来。”

于是端出笔砚，徐用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，斟酌再三，在名字下写上数目，自一百至五百不等——自然是银票的数目。

“有个人，怎么送法，要好好考究。”徐用仪搁笔说道，“如今管户部的是宝中堂，他又是总理大臣。”

清朝有“大学士管部”的制度，勋业彪炳的左宗棠，以东阁大学士奉旨“入阁办事”，自然是管兵部，宝鏊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，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，实掌度支大权。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，啧有烦言，这是胡雪岩也知道的，如今听徐用仪提到宝鏊，正说到心事上，不由得便将身子凑了过去，声音也低了。

“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。请教筱翁，有没有路子？”

“有条路子，我也是听说，不过可以试一试。”

“什么路子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——”

“法不传六耳”，徐用仪说得仅仅只有胡雪岩听得见。于是，在摆点心请徐用仪时，他抽个空将古应春找了来，有话交代。

“你对古董字玩都是内行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走一趟。”

古应春不免奇怪，胡雪岩到京，正事一件未办，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，其故安在？

看出他心中的疑惑，胡雪岩便又说道：“我要买两样东西送人。”

原来是送礼，“送哪个？”古应春问。

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，在他掌心写了个“宝”字，然后开口：“明白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好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琉璃厂有一家‘海岳山房’，上海的海、岳老爷的岳。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，是绍兴人，你问他，某某人喜欢什么？他说字画，你就要字画，他说古董，你就要古董。并要关照，东西要好，价钱不论。”

古应春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，深深点头，表示会意：“我马上去。”等他回来，主客已经入席了，胡雪岩为古应春引见了徐用仪，然后说道：“来，来，陪筱翁多喝几杯。”接着又问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明天看东西。”

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了，便不再多问，转脸看着徐用仪说：“筱翁刚才说，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，是哪四条？”

“是四种身份的人，‘帝师王佐，鬼使神差’。像李兰荪、翁叔

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，此谓之‘帝师’。宝中堂是恭王的死党，以前文中堂也是，这是‘王佐’。”

“文大人？”胡雪岩不觉诧异，“入阁拜相了。”

徐用仪一愣，旋即省悟。他指的是已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，胡雪岩却以为文煜升了协办大学士。当即答说：“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， he 现在是刑部尚书，还早。”

“喔，喔，”胡雪岩也想到了，“筱翁是说以前的文文忠。”文忠是文祥的谥称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筱翁，”古应春插进来说，“‘鬼使’顾名思义，是出使外国，跟洋鬼子打交道。何谓‘神差’就费解了。”

“一说破很容易明白。”徐用仪指着胡雪岩说，“刚才胡大先生跟我在谈神机营，‘神差’就是神机营的差使。因为醇王之故，在神机营当差，保举特优。不过汉人没份，就偶尔有，也是武将，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。”

“应春，”胡雪岩说，“刚刚我跟筱翁在谈，醇王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，左大人要我来定日子，你道为啥？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，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。你倒弄个章程出来。”

古应春心想，犒赏兵丁，无非现成有阜康钱庄在此，左宗棠要支银，派人来说一声就是。不此之图，自然是认为犒赏现银不适宜，要另想别法。

“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。”古应春建议，“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醇王那里去老实问一问，该怎么犒赏，听醇王的吩咐预备。”

“荣仲华早已不上醇王的门了。”

荣仲华就是荣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醇王一手所提拔，居然不上“举主”的门了，宁非怪事？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地要一问究竟。

“说来话长。其中还牵涉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秘密。”徐用仪放低声音问道，“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，西太后是什么病？”

“听说是干血癆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怎么会弄出来这个毛病？”

“是——”徐用仪突然顿住，“这话以不说为宜，两位亦以不听



为妙，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，那就是我害了两位了。我们谈别的吧。”

说到紧要之处，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，胡雪岩不免怏怏。但转念觉得徐用仪如此谨慎小心，倒是可信任的。这一转念间，心中的不快，涣然而释。

于是又把杯闲谈了片刻，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，不肯多饮，要了一碗粥喝完，预备告辞了。

“惟贤！”胡雪岩问道，“预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预备好了。”

汪惟贤亲自端来一个托盘，上有十几个红封套，另外一张名单，这是要托徐用仪代为致送的“菲敬”。

“拜托，拜托！”胡雪岩拱拱手说，“其余的我亦照筱翁的意思办，或我亲自去拜候，或我派人送，尽明天一天办妥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徐用仪问，“胡大先生你明天什么时候去看左大人？”

“一早去等他。”

“那么明天我们在贤良寺见，有话到时候再说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胡雪岩一面说，一面向汪惟贤手一伸，接过来一个红封套，抽出里面的银票来看，照他的意思，开出四百两不误，便悄悄塞到徐用仪手中，顺势捏住，不让他推辞。

“不，不！没有这个道理。”

“小意思。筱翁不收就是不拿我胡某人做朋友。”

“真是受之有愧。谢谢，谢谢。”

等客人走了，胡雪岩问起海岳山房的情形，古应春告诉他说，会到了姓朱的伙计，问起宝璽喜欢什么，姓朱的答说都喜欢。古应春便照胡雪岩的话交代，价钱贵不要紧，只要东西好，当下约定次日上午看货。

“你早点去。看过了，马上陪洋人到贤良寺来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左大人犒赏神机营，我倒想好了一个办法，不知道办得通，办不通。都等明天下午再谈吧！”说罢，打了一个呵欠。

海岳山房的朱伙计，外号“朱铁口”，所以有这个仿佛星相术士艺名的外号的由来是，他对古董、字画、版本的鉴别，无一不精，视真必